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鑑卷六十二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方大川

謄録監生臣朱　紱

御選古文淵鑑卷六十二目録

宋

張栻

呂祖謙

御選古文淵鑑卷六十二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師事胡宏以古聖賢自期用廕補官至秘閣修撰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中祐觀卒學者稱南軒先生

入見孝宗奏栻時改知嚴州宰相虞允文以恢復為已任意栻當與已合數遣人

平挈一誠字洵治
坦之紀綱

致殷勤栻不
答因入奏

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說文扃外閉之關也人心在內如扃故曰中扃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

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

呂祖謙字伯恭婺州人好問之孫其學本之家庭又與朱熹張栻為友講索益精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除直秘閣以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謚曰成學者稱東萊先生

戒諭兩淮守令恤農詔孝宗乾道元年六月以淮南轉運判官姚岳言境内飛蝗自死詔奪一官罷之因以兩淮守令勞徠安集無效下此詔戒飭之仍以詔置

古蔚中有真氣淪浹

臣熙曰推原太上德意以嘉惠農民膏澤既敷益光孝治兩淮南渡後為邊防要鎮茲詔不獨

守令治所

朕觀周宣之治還定安集而劬勞矜寡離散之民咸安其居中興之業人到於今稱之朕初承基緒兢兢業業以計安天下深惟兩淮之間瘡痍未平民力大屈流移交跡轉為泯隷迺眷北顧用震悼於厥心間者太上皇帝數申飭守令懷輯疲瘵督趣農桑是年正月立兩淮守令勸民種桑賞格二月朝太上皇於德壽宮遂遣官檢察兩淮州縣賑濟饑民蠲賦省徭以佐百姓之急臨遣左右侍從之臣分行疆埸復調旁近郡耕牛振

乎人之本計實
四國之良圖也

業新附所以加惠元元者視周宣有光焉朕臨政願治
仰遵慈訓夙夜不敢忘而邊羅翔貴生齒益落自占版
籍者裁什二三僑居浮寄無所繫心勸之勤而應之怠
其咎安在豈下吏未能奉稱而盡地力之教不先歟將
豪奪暴役與東作爭而害農者蕃歟夫兩淮吾所重也
異日沃野上腴為天下最今乃儕於荒遠彫敝之區幾
不為郡長民者獨安取此繼自今其悉乃心銷沮游末
力穡惇本以稱朕安集之意有能帥先墾闢為諸郡倡

者部使者上其名以差受寵若縱弛怠傲不如吾詔者亦糾劾以聞時則有顯罰不可逭朕言維服尚聽毋忽

戒諭沿邊修武備詔孝宗隆興二年湯思退請撤邊備至乾道八年始依虞允文之請決策親征九年仍示虞允文速為邊備乃下詔樞密院

朕攬前世治邊之策責大指而削小文略近利而規後效長轡遠馭與豪傑之士共期繩墨之外肆其封疆之臣亦越拘攣之見以為公家忠計用能辟地卻敵顯有丕功朕甚嘉之朕不能遠德邊虞未寧重勞士大夫藐

臣乾學曰守圉至計洞若觀火俾將帥牧守聞之當為凛然而

然甚慚逦者臨遣大臣盡護羣帥夙夜為守圉計至熟悉也而障塞破壞亭候堙絶吏氣傷沮武備衰減便文自營毛舉細事以塞責或翫宼遷延宿兵無用之地或侵驅新附使邊騷然不安或屯聚懈弛莫能相壹或創乂戰鬬選耎退縮耎與愞同意者跅弛之士束於刀筆吏而不得騁歟將郡國之吏或不足亢一方之任歟抑貲賂上流吏卒失職下亡所信歟今朕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維爾將帥牧守其厲鋒鍔展腹心賦車籍馬必戒輓運

訓辭俱得三代謨誥之體

頌揚本朝體製肅穆而詞意閎遠

奉饟必豐器械必犀利犀按說文徐鉉曰當作犀堅也漢書馮奉世傳器不犀利音西鼂錯傳又作犀亦訓堅增韻云古以犀兕為堅故以為堅也烽燧必精明毋拘常守以失事機之會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尚克欽承以寬朕北顧之慮則予汝嘉

建隆編勅序

太祖皇帝受命穆清肇造區夏建隆之元號為天地重開迺命左右之臣條定憲章論次律令創業垂統為萬世則越四年七月巳卯判大理寺臣儀上建隆編勅四

卷（竇儀字可象太祖建隆元年以工部尚書兼判大理寺奉詔重定刑統三十卷編勅四卷）宏規丕矩易簡坦明揭於象魏藏於有司職於秋官肦於郡國（肦與頒同）用啓佑後聖繼繼承承咸以正罔缺確乎致治之成法也臣涵泳聖涯固不足以測知乾坤闔闢之縕然職在翰墨其可以詞語淺薄為解謹齋心極思而序之曰一天下者必不嗜殺人然後定惟五代之亂彊凌弱衆暴寡無知之氓奔者騁欲（耆與嗜同）眎三尺法猶弁髦土梗而大棄之奪攘不忌剽刼顯行上之人厭苦其難治

於是為一切之法以求勝民不師古始墮壞先王金科玉條之制相夸以虐相高以險奇請它比溢於几閣黠胥老吏生死於簿書之間猶不能徧識千機萬穽罔民而納之死悍臣酷吏奮髯抵案漢書朱博為瑯琊太守曹掾吏皆移病臥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行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斬艾擊斷専決不請駢首就戮血流波道韓弘斬劉鍔卒三百人血流波道民舉足而蹈陷穽側身而入河海靡衣媮食不為終日之計時君偃然自以防民之具高視前世然法出姦生令下詐起

臣廷敬曰文格高簡擬於兩漢

姦宄無窮而鈇鉞不足以威毒燎腥聞於天上帝震怒
崇降罪疾亦罔克永世惟我藝祖奄受方夏代虐以寬
當宁太息思欲滌除苛法撥亂世而反之正深詔通明
平恕之士傅以經誼蔽以人情成書之布前目後凡較
然畫一以四卷之簡而馭億萬生齒之繁風流篤厚禁
罔疎闊斯民安土樂生不敢以身試法駸駸乎囹空刑
措之治矣昔之為法愈多而犯法亦多今之為法愈寡
而犯法亦寡昔之防民日嚴而民日慢今之防民日寛

就
督

先秦

臣杜訥曰行文典茂矜貴古色陸離篇末紬繹引伸悠然無盡

而民曰謹昔之吏屈首朱墨而不足今之吏從容畫諾而有餘是知為治之道果在此而不在彼也深仁厚澤克開厥後民之戴宋永永無窮後世雖有作者蔑有加於此矣世之議者或謂藝祖之法以威克厥愛為主臣竊以為聖人之用刑若醫者之用藥當疾之初平藥石未可一朝去也必俟元氣稍勝則藥石稍損元氣俱復則藥石俱捐藝祖拔民於水火之中如疾之初平者也故於前代之刑猶存十一於千百至於後聖教化益明則

彌見忠厚至意

一事中發出三意思腕力渾勁

刑益輕慶歷嘉祐以來鞭笞之罰不上於士大夫實推本藝祖好生之德孰謂其尚威乎臣懼後之有司不察藝祖制法之原謹復列之於末以告來者臣謹記

代宰臣史浩等恭書御製秋日幸秘書省近體詩下方 淳熙六年九月十二日車駕幸秘書省賜宴明日内出近體詩一首賜羣臣丞相以下皆進詩祖謙進和篇一首及代宰臣恭書御製下方又代宰臣作謝表是月以幸省恩轉朝散郎

臣等仰惟皇帝陛下宵旰萬微身濟大業雕琢夸詡浮

頗而漢

臣英曰端重溫醇不佻不煩是

靡虛憍之習是抑是黜囿游池籞宴豫虞樂之奉是損是蠲居焉非本實不親動焉非法義不舉睠茲三館乃儲藏典訓長育英俊之地自紹興清蹕下臨迄今三十有四年思欲儀型丕彝以增光聖緒於九月辛酉朔詔有司戒期十有二日壬申幸秘書省受朝右文殿移御秘閣紬光堯太上皇帝高宗也寶章以視羣臣既又修太平興國故事張宴右文酒五行罷越翼日癸酉內出御製詩賜臣浩以下眧回淵矅參賁圖書鴻大閎深匹休

廊廟文字體裁

雅頌臣等下拜登受相與齋祓敷繹宸指益在昔聖人以開物之智立經陳紀通於萬世惟有道之主為能監世盈虛則象成憲立一王法是之謂稽古文武並用久長之術惟崇起經藝褒表儒學用能章明大誼馴服雄䛕俾咸知尊君親上茂集駿功是之謂右文國以人為輕重士氣之肆拘信屈論世者必觀焉惟虛已忘勢然後羣獻輻湊展布四體樂盡其心是之謂禮賢下士大哉王言堯舜禹湯文武之隆由此其選固非墨客槧人所

崇文講學允為治道所重斯篇能發揮大指典醇不佻

得私以為榮觀臣昧死請勒諸琬琰貽諸億萬載與日月雲漢同垂無極制曰可謹具著其語下方以風示寓内德意志慮之所鄉云

白鹿洞書院記 淳熙五年朱熹以史浩薦除知南康軍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卬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眡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葢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

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創於南唐其事至淺鮮太宗於汎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奬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宫圯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乃屬軍學教授楊君大灋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其記其成其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

士竒曰天下
書院白鹿為
著故歴陳理
源流極其鄭

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
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師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
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
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禄秩錫之扁榜所以寵之者甚備
當是時士皆尚質寔下新竒敦行義而不偷守訓故而
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
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歴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
至于河南程氏横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

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熈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賔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當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逺舊覩闗洛緒言稍出於毁棄翦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凌節忽近慕逺未能闚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揖先儒淳固

懿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早而高以荅揚熙陵開廸樂育之大德太宗葬永熙陵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渤之遺跡固不得而略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興廢始末具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陸九淵字子靜登進士第出呂祖謙之門官至知荆門軍嘗與朱熹會鵞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泣下熹以為

令尉之賢否狀心之欣慼有裨於吏治

伯敬鍾惺曰是非曲直妙在淡淡寫出不費筆墨而文情都雅

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除將作監丞居象山學者號象山先生

送宜黄何尉序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于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坦尉宜黄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難知者二人之爭至於有司有司不置白黒于其間遂以俱罷縣之民謂臧之罪不止于罷而幸其去謂何之故不至於

罷而惜其去贓貪而富且自知得罪于民適遄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為之裹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為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比干剖心惡來知政子胥鴟夷宰嚭謀國爵刑外施德業倒植若此者班班見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處贓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當乎人心然揆之外施倒植之事豈不遠哉況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感者乎何君尚何憾魯士師如柳下惠楚令尹如子文其平獄

月峰孫鑛曰兩用何君何憾作脉末却一語掉轉烟波無限

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為曲直多矣而語孟所稱獨在於遺佚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慍色況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禦陰輔陽以却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迕墨令適用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佚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尚何憾雖然何君譽處若此其感者臧氏子實為之也何君之心何君之學遽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劉晏終與桑孔有別持論最公末以正義裁之予奪抑揚確然不爽

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于何君矣

劉晏知取予論　唐書贊曰晏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數十年兵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僨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

天下之事不兩得知其說者斯兩得之矣取予之說事之不兩得焉者也民有餘而取國有餘而予此夫人而能知之者也至於國之匱方有待乎吾之取而濟民之困方有待乎吾之與而蘇當是時顧國之匱而取之乎

必不恤民焉而後可也顧民之困而予之乎必不恤國焉而後可也事之不兩得孰有甚於此哉使終於不兩得則終無一得焉爾矣故取予之說不可謂易知也取而傷民非知取者也予而傷國非知予者也操開闔斂散之權總多寡盈縮之數振弊舉廢挹盈注虛索之於人之所不見圖之於人之所不慮取焉而不傷民予焉而不傷國豈夫人而能知之者哉必有其才而後知其說也非唐之劉晏吾誰與歸史氏以知取予許之真知

晏者哉夫所病夫取予之難者非一不足之難而皆不足之難也下有餘而取之可也彼方不足也而何以取之上有餘而予之可也此方不足也而何以予之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聞之曰川竭而谷盈丘夷而淵實天下益未始皆不足也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之

徭儲藏之利害不恙則公困於腐蠹之弊物苦道遠則尋以輸尺斛以輸斗吏汙法獘則私良公害私盈公虛此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賈乘急而騰息豪民困弱而兼并貪胥旁公而侵漁繩纆不立而連阡陌者猶未已也糟糠不厭而餘芻豢者猶爭侈也此所謂不必求之上焉者也繇是言之有餘不足之數可得而見而取予之說可得而知也然狃於常者變之則駭便於私者奪之則爭黨繁勢厚則扞格而難勝謀沉計深則詭

臣廷敬曰頓挫抑揚文有矯健之姿

秘而不可察圖利而害愈繁趨省而費益廣則夫天下之才果不易得而取予之說果不易知也支左屈右夫射者舉知之也至於中秋毫於百步之外左右前後惟的之從知之者惟后羿而已攬轡執策夫御者舉知之也至於致六馬於千里之遠周旋曲折惟意所適知之者惟造父而已國不足而取民不足而予夫人而能知之也至於取不傷民予不傷國知之者惟晏而已利病具於元載之書而轉漕之說詳鼓吹出於東渭之橋而

轉漕之功著補辟之選精也代宗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甸農挼穗以輸晏自按行浮淮泗達汴入河觀三門遺跡廝河為通濟渠然畏人牽制遺書元載備言利病各四載盡以漕事委之歲輸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酇侯也

千請者寧奉以廩入故趨督倚辦而功成教令之出嚴也晏分置諸道租庸使簡臺閣士專之盡一時之選趨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千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廩入奉之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

數千里無異於目前至嚬呻諧戲不敢隱晏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嚬呻諧戲不敢隱

鹽法密於第五琦而地無遺入鼓鑄興於淮楚間而貨有餘緡第五琦始榷鹽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歲收

緡錢千二百萬晏又於淮楚間貫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彼其所以取之者豈盡出乎下哉是以取之而民不傷駛足募而商賈不得制物價之低昂晏於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直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遠數日即知賑救行而豪植不得秉細民之困溺每州縣有荒歉晏先令蠲其物貸其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簡核出內一委之士而吏無所竄巧晉漕主驛一出之官而民得以息肩無名之歛雖罷而鹽榷寔行米粟之賑雖出而雜貨則入彼其所以予之者豈盡出乎上哉是以予之而國不乏嗚呼創殘之餘而嚮

敵之甲未解也饑疫之後而饋軍之需未艾也上方宵

旰而民且嚚嚚而晏也遑遑於其間深計密畫推羡補

闕國不增役而民力紓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非夫知取

予之說妙取予之術疇克濟哉若夫頭會箕斂剥膚椎

髓疲民力而激便漕之功於難成之渠捨吏欺而責負

逋之租於已輸之民竭下以益上困民以悅君此則韋

堅王鉷楊國忠之倫無恥敗國甘處乎晏之下而人皆

憤焉者也至於談仁義述禮樂既古人之文而不既古

人之寔大言侈說而不適於用如裴光庭之暴宇文融之惡而不能任國用不足之責韋堅王鉷楊國忠裴光庭宇文融明皇時皆以聚斂進房琯知惡第五琦而不能對何所取財之問第五琦言財利幸於肅宗為江淮租庸使房琯諫之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此則不知堯舜孔孟之學雖自處不在晏之下而天下皆笑之者也甘處乎下者如彼欲出乎上者如此則夫知取予者非晏之與而誰與也雖然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則堅鉷國忠雖晏所不為而愚恐其

臣乾學曰論晏之所以知取予處深中竅要而終嫌其出於才術未聞聖人之大道此醇儒經濟所以絕異於管商也

有時而同科瑄光庭雖不足以詆晏而愚恐晏未免於可詆何則晏之取予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乎術而不根乎道出于才而根於術則世主之忠臣而聖君之罪人也上有道揆而責以有司之事焉可也人君悅而尊寵之鮮有不獎焉者也易之理財周官之制國用孟子之正經界其取不傷民予不傷國者未始不與晏同而綱條法度使官有所守民有所賴致天下之大利而人知有義而不知有利此則與晏異故曰出於才而不出

於學根於術而不根於道晏之治財未能過管商氏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商曾西之不為孟子之不願至於商君則後世篤論以為帝秦者商君也而亡秦者亦商君也今晏之所為如茗橘珍貢常冠諸府要官華使多出其門畏權貴而稟其人嘿其口而啖以利為國家者亦何利於此哉使不死於楊炎之擠則其汚身敗國者將不止此晏雖廉儉自守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茗橘珍貢先道入貢賂遺四方名士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始楊炎為吏部侍郎晏

為尚書盛氣不相下及炎執政銜宿怨搆晏罪賜死人莫不以楊炎之擠為晏惜而愚獨以為晏之幸故曰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蓋未免於可誅亦未必不與堅鈇國忠等同科雖然才之難也久矣道不稽諸堯舜學無窺於孔孟毋徒為侈說以輕議焉可也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屢上書言國家大計不見用又坐事屢遭大獄益勵志讀書光宗朝對策御筆擢第一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卒謚文毅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鋒頴迸軼英英四射

伯敬鍾惺曰人見其議論奇以為才高而不知其思慮沉蓋學問大有過人者也

漢法常選所表循吏以為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朝往往多不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自有大體而治道果不可以吏道辨耶龐士元蔣公琰蔣琬字不屑意於郡而謀國有稱焉當時以為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耶亮自十八九歲獲從故老鄉人遊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陳聖嘉應仲宴徐子才獨以為可聖嘉之與人交仲宴之自處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願學也晚與一世豪傑上下其論

臣熙曰為吏貴識大體持論甚高意兼責善文勢錯綜變化極現異之觀

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非直以交舊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聲諸公爭知之得邑輦轂下葢何足以展其游刃哉然士之侈然矜奮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技窮於此矣置不復論則志浮於事不足法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已而無留吝之意處小存大則不遺於小此所以隨所寓而常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又焉有二物哉今天下郡縣固不可為而附輦之邑尤不易為也無名難辦之費巧以取之民則將誰欺

倚公而豪取之則民復何罪況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辦於我民一有言焉則又諉罪於我而彼若不與知者子才宜何以處此楚漢相距滎陽成臯間蕭何至遣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可謂無策矣而高帝稱其有鎮國家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説哉平時所以為民慮者甚周緩急不時之需亦為民計而已矣未嘗為民慮也而行一切之政以趣辦民之不戢刃於其胸者直須時耳若曰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避之或閉目揺首以

聽其自作自止徒以張夫一切趣辦者之勢則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嘗盡心於不可為之地也子羔為費宰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憂其少未堪事耳子路乃以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嘗瞠若乎其後而夫子平時教詔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羔哉徒禦人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有望於子才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則不必歲晏

注疏雖未盡聖賢精意然寔有功經學下筆極有分寸

而後論之也

論傳注

昔者孔子適周而觀禮上古帝王之書蓋亦無所不觀矣包犧氏神農氏黃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為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尚朴法度之尚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始因時立制可以為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變者自是而愈詳

故裁而為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杞宋特不足證於是始定周禮又參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删而為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為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為也齊威晉文之伯首變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

臣乾學曰自宋以前皆崇尚註疏諸生謹守其家法學者誦習其師説雖精華枝葉無不異流同源也得此可證鑿空妄説之弊

鄭大戴小戴與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考訂是非不任胸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胸臆而侮聖言者也彼其説之有源流也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之内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

臣士奇曰漢儒之解經不及宋

重厚質寔而不為浮躁儇淺之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畢陋為當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為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説以為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寔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歷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畢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舍先儒之説而猶惓惓於正義盖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尚同猶未若今日

儒之精深宋儒却不及漢儒之典寔抹倒孔鄭諸家非也陳同甫此篇歸功注疏的是公論

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略其源流而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然考之三朝未嘗立法也而天下之學者知以注疏為重則人心之向背顧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啓其紛紛則又執事之所當慮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

和平二字作主亦粹然以醇

盍亦思所以先之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擢進士第二官至寶文閣學士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朱熹爲林栗所劾適上疏爭之語尤切辛贈光祿大夫謚忠定

上寧宗皇帝劄子寧宗朝適起為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因上此書帝嘉納之

臣聞欲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為驗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順上天命最為長久召康公從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託淵然以深其

音意沃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於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於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犯為能而以順悦為得此豈有諂曲之意存乎其間哉忠信誠寔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關憂樂不以已之曲直較勝負故能上為人主所信下為百姓所愛益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陛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偶當進對輒不自已竊嘗申繹卷

臣廷敬曰扼要之言所謂一語勝人千百

阿之意為陛下獻天啟明聖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臣災疾羸殘目覩斯事不勝感歎臣聞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和如庖人之味焉主于養口而無酸醎甘苦之爭也使猶有酸醎甘苦之爭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焉主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為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眾味不得各執其味而善制器者必能消眾不平使皆効其平人臣誰無有

已惟明主能使其忘已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嘉祐間昔所廢棄皆復湔洗不分彼此不問新舊人材復合遂為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絕榮望區區之愚所期人主忘已體國銘心既往圖報方來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繫畢陳智力分守所嚴竭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徇而與公家相為先後如此則下知和平之寔義上享和平之寔福遠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愧於卷阿之詩陛下財幸

財計上

其此淵通之識始可權衡會計

月峯孫鑛曰權時度勢深得荆公之意

伯敬鍾惺曰析理財之義甚精

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為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為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于已而務以多取為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為不能

論君子之過最當

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恤以為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愧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剝而侵徹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

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為利也聖賢誠不為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為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為之而無疑歟當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為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

臣英曰究周官泉府之義字字爲新法鍼砭

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獘故今之君子真以爲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真周公之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歛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

畢舉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未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予則誰予之將無以克其用而遂予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之葢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嫉其自利而欲

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載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為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盡與之乎然則柰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茍欲以不言利為義坐視小人為之亦以為當然而無怪也徒使其後韲䀋而議之厲色而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略計矣黃

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創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與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與為天下理之歟人有十子闔其大門曰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

高文醇理名貴可思

其父歟抑孝其親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斂為理財而其上至於吏小人君子以為不當理財而聽其絶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為君子哉

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昔劉君龜從宰瑞安頗修學前記云靡鏹二百萬不薄矣未久已浸敝頹隓墮級棟扶梁拄岌岌揺動如坐漏

臣杜訥曰先以吏品論吏二段頓挫嘉許廸進規勉之辭義正

舟中邑人以為大慚頃歲謀於余將自治之余曰止政在有司非鄉民所敢干也此豈佛老氏室廬耶又可醵而就之乎嘉定四年黃君棨初領縣貫無贏銖歎曰吾其舍旃士之職於學者鄭炎陳觀大趣贊曰願盡力費比昔十四而學復壯好如新成焉凡吏之品有三上以學為吏其次本於吏而學以飾之下者苟吏無飾也君始至即修學視一邑之政無先於學斯知以學為吏歟世之論吏亦有三上者學成而能教其次雖未能教而

情深一洗學記陳言祇饒珠光玉氣輝耀簡牘

以政養民下者無養豕飼獸擾之爾君知以學為吏固不鄙慢其民教與養始勉而進歟世之論常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不知吏當先自教且養急頋有甚于人者何也彼雖知以學為吏燭物之智淺察己之功不深意則以教且養者厚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矣烏得勉而進哉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

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由起而學之道所由明也余旣嘉君能重學於先故樂爲君繫其勉於學者於後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鑑卷六十三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録監生臣邱南林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三目録

宋

蔡沉

書經集傳序

陳淳

宗會樓記

眞德秀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進封

加食邑食實封

皇伯師垂特授少保依前定江軍節度使致仕

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令所司擇日

備禮册命制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府兼江淮

制置使黄度乞檢會前奏許令致仕不允詔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參

知政事樓鑰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
能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
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
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賜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雷孝友
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通議大夫同知樞
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簽書
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三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蔡沈字仲默父從朱熹游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沈

書經集傳序

提心法二字為一篇領要足該典謨訓誥之義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沉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奥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

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

衆說融會貫通廼敢折衷微辭奥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為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

陳淳 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從朱熹游為學益力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以特

論古宗法之重詳贍典雅有裨禮教

奏恩授廸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朱上辛

宗會樓記

古人宗法別子為始祖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宗其為始祖後者為百世不遷之宗宗其為高祖後者為五世則遷之宗蓋諸侯世適為君由次而下不得禰先君視正適皆稱別子或異姓之來自他邦與庶姓之起於是邦者亦皆謂之別子其後世子孫為卿大夫則立此別子為始祖而別子之世適常繼別子之正統以主始

臣熙曰宗會之建復古禮於久廢之餘即事徵據經義意在興起後人文情俯仰生姿用筆謹嚴有法

祖之祭與族人為宗謂之大宗雖五世外皆為服齊衰三月是謂百世不遷之宗其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世適後之以主庶子之祭與兄弟為宗謂之小宗旁而例之為類不一其繼者為親兄弟所宗為服期繼祖者為從兄弟所宗為服大功繼曾祖者為再從兄弟所宗為服小功繼高祖者為三從兄弟所宗為服緦外高祖五世則無服祖遷而宗易是謂五世則遷之宗大宗一與小宗四為五小宗五世外雖已遷而復

統於大宗百世未嘗絕為宗子者所以主祭其體為甚尊壓族人其分為甚尊統率族人其權為甚重而族人所以祇事宗子其禮又甚嚴冠娶必告喪練必赴歸器必獻其上具牲必獻其賢雖富貴不以入其家非所獻不以入其門居庶者不敢僭其斬為支者不敢干其祭宗子有疾而攝則必告而後祭若庶子為大夫則以上牲獻宗子為薦於宗子之家或宗子居他邦則庶子大夫稱宗子使執常事而所謂攝主又不言孝不備厥旅

嘏綏配歸胙凡拳拳於宗子若是其敬者皆以重正體而一人情也何以重正體而一人情大要上以事祖禰而盡尊尊之義下以合族屬而篤親親之恩爾是以人知宗派所自來本支昭穆不亂而宗廟常嚴家與宗黨時相接長幼戚疏有紀而骨肉不離古人禮族之盛孝弟達於州閭者由此其故也今世禮教廢已久矣宗法不復存士大夫習禮者專於舉業用莫究宗法為何如禰已祔則不復饗其祖祭有適而諸子並立廟父在已

析居興籍親未盡已如路人或語及宗法則皓首諸父不肯陪禮於少年適姪之側而華髮庶姪亦耻屈節於妙齡叔父之前是亦可歎也已吾友郭君子從乃於頽俗廢禮之中卓爲尊祖收族之舉推原本姓出於虢叔之後自太原陽曲分徙潁川華陰昌樂中山唐末華陰之族有避地游宦於南而本宗始蓋自漳來失其名位且非世家不敢僭祖其次據大父廣萊府君諱近者實始基產業爲繼禰之適越考至已又皆居長於是於小

宗法與其弟某割先業潮陽汶溝田充蒸嘗定為世適主祭之議併摭程夫子所取韋家宗會之說扁其樓曰宗會以為歲時會合宗人之所而書來請記以傳之後代予發書為之深感因敘古人宗法曲折以詔其宗人使知子從此舉實出古先聖王之遺典而非己意撰為苟合之私則凡會於兹樓者皆有以各盡其尊尊親親之誠而本根枝葉之相為依庇豈不休哉抑予從所為宗田之約適子不得出粥諸子不得均分專修四代墳

忌及時祭合族之費忌日一按禮書不用浮屠其意義

蓋甚嚴明正大惟後之子孫及宗人其識之於是併爲

之書俾刻示焉嘉定庚辰十月望日清漳北溪陳某記

眞德秀字景元建之浦城人登進士第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參知政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時要務直聲震朝廷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卒贈銀青大夫謚文忠學者稱西山先生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進封

整可視唐諸制

荊川唐順之曰婉切多風

加食邑食實封 理宗初立夏震引濟王竑至舊班捽其首下拜故錄其功

加實封

門下太微南宮上將拱端門之位 張衡靈憲云太微為五帝之庭史記云斗魁戴匡六星一曰上將又漢書曰太微之十二星東相四將 羽林北落衆星聯壘壁之光 列星圖曰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在奎壁南主天軍若星明則國安寧若星希而動搖則兵革出 朕仰觀乾象之交近飭師兵之衛惟予圻父 周書酒誥若疇圻父謂司馬也 捍我皇家其頌贊書以竦羣聽具官某性資樸重風槩沈雄早振迹於顏行晚策勳於盟府執戈衛社關

如貔虎之威仗鉞奮忠迅若鷹鸇之擊心惟享上誼不辭難遂亞中權遂司留務扈徼道千廬之遼肅穆無聲領屯營萬騎之嚴訓齊有紀疇其多績錫以褒章建蜀道之戎麾正巖除之使領豈云假寵于以勸忠於戲若時將帥之臣蓋無越六旌之貴維我祖宗之世率以旌百戰之多爾其思恩遇之難疇惜功名之易老惟廉可以飽士惟公可以服人往其欽哉勿替朕訓

皇伯師垂特授少保依前定江軍節度使致仕

絶麗而典

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令所司擇日

備禮冊命制

門下朕倚重天支參扶國棟言念阜陵之近屬（阜陵 孝宗）存者幾人有嘉秀邸之象賢（秀邸太祖秦王德芳之後也）蔚其末老方賴維城之助遽騰謝事之章告於大廷敷我明命具官師垂器資閎裕德宇靚深憑宗廟之休光襲父師之餘訓建旄開府富貴無矜奢之心鳴玉會朝進止有安詳之度比典司於屬籍旋燕佚於祠庭載渴儀刑每歷朝

夕龍旂弧韣尚庶幾伯父之來乘馬路車其敢忘君子之錫胡云抗牘亟請挂冠所期爾壽而爾邑詎意斯人而斯疾宜陞亞保之班併衍多田之賦於戲若時同姓實衛我家雖公族枝葉之浸蕃有光前古而老臣典刑之日遠良惻朕心尚體眷懷勉綏福履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黄度乞檢會前奏許令致仕不允詔

寧宗即位度具疏將論韓侂胄之姦為侂胄所覺以御筆除度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度因

節流美

荊川唐順之曰藹然仁愛之旨使人可歌可泣

辭冏詔以沖佑祿歸養

敕具悉朕觀宣王之雅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當時之民流散失職若是其甚也又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當時之侯伯卿士勤求民隱若是其至也用能使百堵作而民安宅焉其功豈一日之積哉間者邊事驟興江淮之間繹騷者數載殆亡異鴻雁之詩也而卿以儒學之宗任師帥之責推劬勞之心以行安輯之政我民告饑卿實哺之我民告疾卿實蘇之嚴追胥之令而盜賊銷

汰冗食之兵而財用足元元用安舊觀寖復卿之力也民之説卿益若鄭人之歌子産而朕輕聽其去可乎矧聞政事之閒不廢講論之樂從容臥治足以自安何必退休以孤衆望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

簡而有文

鹿門茅坤曰絕似光武諸手詔

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寧宗嘉定元年冬十月以雷孝友知樞密院事二年正月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皇太子沂王貴和也

敕具悉昔晉侯以羊舌肸習於春秋使傅太子彪楚莊王問教太子之道於申叔時亦必春秋為首方是時麟經未作二臣所學益乘檮杌之類耳孰若取聖人之微言擇天下之端士以訓導元子如今日之懿哉卿等蔚以鴻儒參陪國論事機之暇從吾兒游究終始於遺經

廸高明於德性其為益大矣進官一等玆謂故常陳義固辭殊非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雷孝友

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並特與轉行一官不允

詔

浴於典誥而出

敕孝友等具悉朕觀三代盛時惟先王彝訓是式如奉拱璧如寶大龜兢兢焉罔敢失墜是以皇祖之訓著於夏書（夏書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文王之謨述於周命（詩大雅文王篇言文王受命作周也）故能保世滋大以敷遺後人休惟我三朝格言大法具在一書猶古二典朕固嘗讀之於經帷復命羣儒以援儲禁俾吾元子知創業守文之艱明修身治國之要懋敬厥德以對於前人其為益大矣終篇論賞徧於官僚豈吾大臣逈獨弗及朕命不易往惟欽哉所辭

兩意分疏條理秩秩

宜不允

上殿奏劄嘉定元年韓侂胄已誅德秀遷博士入對劄子尋得旨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

伏覩慶元以來慶歷元豐柄臣顓制立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寛閎博大養士氣以廉恥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

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為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為僭蓋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為矯異俗之行不以為狂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脈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

荊川唐順之曰賢者舉事往往為流俗之所憎公論之所與排之者以立異近名為罪案斯無得免者矣

樂趨和同己之論用險膚亡行之人士有不為利疚不為埶怵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横潰至於崇宣崇寧宣和俱徽宗年號遺親後君之習成仗節死義之風泯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指韓侂胄也蓋其竊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為清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為心腹擯抑賢儁甚於仇讐有如至誠憂國以為忠犯顔直諫以為直臣

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詆之設為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侂胄引李沐為右正言凡正人皆斥為趙汝愚之黨逐之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為學修身潔已以為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為標榜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矣侂胄時劉德秀倡偽學之說陰疏姓名以次逐之及葉翥知貢舉時而六經語孟為世大禁矣王沇上疏乞置偽學之籍而趙汝愚留正等五十九人皆令省部記姓名高文虎遂草詔播告天下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為賣直以循默謹畏為當然以清修自好為

不情以頑鈍毋耻為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係也

雷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侂胄議伐金人無敢諫者獨武

學生華岳上書乞斬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胥吏皂隸稍握寸權則輻湊

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於此今日改弦更

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尚同之習廣不諱之途朝政得失

俾臣下各盡所懐而不以立異為可厭褒崇名檢明示

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為可疑則士

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疇先於此

辭旨警拔一言可當千古

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二 寧宗嘉定三年德秀為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奏劄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没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為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爾熙寧之世以

伯敬鍾惺曰論佹冑卻從公議天道誑來覺於恩怨功罪俱所不受賢者深識定力養到之文也

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愎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為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為安近年佹冑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之衡雖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為當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也佹冑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

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蓋嘗少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為主而不累於好惡偏黨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内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直前奏劄嘉定四年時德秀兼禮部郎上疏

臣聞劉向有言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

疏六事極意發文勢流暢充裕

無與為比

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臣竊究其指以為不然葢祥多
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
何爾伏覩今歲以來咎證薦至三月宜燠而飛雪迈寒
其令如冬六月宜暑而積陰驟凉其令如秋地宜安靜
而有震搖之變水宜潤下而有漂涌之災則陰陽猶失
節也迺九月丁巳星隕於晝其占主益十月戊戌流星
出昴其占主吳則象緯猶告慼也有一於斯皆宜儆懼
而况重之以震霆之異乎昔景祐五年雷發孟春仁宗

皇帝即下求賢之詔凡聖躬闕遺臣下阿枉與夫政教刑獄之失薦紳百寮咸得悉言所以通下情名和氣也今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雷之警甚於春孟而求言之詔未頒政令否臧何由悉見四方利病何由盡聞羣臣邪正何由偏察雖震懼之言不絶於口憂勞之念日切於心臣猶以為末也夫天之愛陛下如慈父誨陛下如嚴師藝而不嚴則愛有時而弛翫而弗戒則誨有時而倦惟陛下考祖宗之已行思所以通人情察民隱進忠

直屏佞諛使善政日新至和自應此祈天永命之一事也昔商周君臣更相啓告不曰率乃祖攸行商書太甲上篇則曰監於先王成憲說命上篇由古曁今未有作聰明改法度而天下乂安者臣觀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德澤深厚亦莫如我朝葢其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聖子神孫世守一道故雖强不如秦富不如隋機變之巧不如齊晉材能之盛不如武宣漢武帝宣帝然其恩結乎人心富藏

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社稷長遠賴此而已陛下聖徳謙冲未嘗輕改成憲臣猶竊慮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刻深有一於兹皆伐國之斧斨蠧民之螟螣也惟陛下察截截之諞言秦誓惟截截善諞言截截詞語截削省要也諞言辨佞之言守悶悶之家法老子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舍一時之近效恢長世之遠圖此祈天永命之二事也昔管仲有云下令於流水之源者順人心也鼂錯亦曰三王

月峯孫鑛曰法令必本人情政事必因風俗後世談王道者幾不知此旨矣

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夫二子以功利之徒刑名之學且猶知此而况不為二子者乎漢世用法之嚴莫如武帝然欲重皮幣而皮幣不可行欲禁私鑄而私鑄不為止豈非人心不服則法有所不足恃耶夫法令之必本人情猶政事之必因風俗也為政而不因風俗不足言善政為法而不本人情不可謂良法陛下亦知近日人情之休戚乎昔有唐定制非叛逆不籍其家德宗欲籍竇參而陸贄爭之德宗賜竇參死欲籍其家貲陸贄曰參罪法未詳若簿錄其家恐以

財傷義憲宗欲籍楊憑而李絳爭之李夷簡彈楊憑貪污貶臨賀尉將籍録家産絳曰如此則與叛逆同科矣遂止令閭巷細民小有詿誤輒罄其貲而沒之官有人心者寧忍為此時欽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德秀上奏自此籍沒之産以漸給還往者明詔丁寧毋得擅籍朝廷德意未嘗不歸於厚而貪官污吏倚法以削者猶自若也銜冤已甚之人間能奔愬省部經營展轉僅獲給還而違詔擅籍者終未聞薄懲一二貪猾之吏何憚弗為羣情嚚嚚不自聊賴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以自斃彊者至欲剚刃

臣廷敬曰原本經術參酌時宜條達沉實

守臣以自快民愁如此而承流宣化者動以人情安便為言是不特欺其民且欺其君矣孰謂清明之朝而可罔以非道哉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周書康誥篇）臣願陛下軫不見是圖之戒思不虐無告之言令之未便者勿憚於改為吏之不良者勿使之佚罰收人心解天意孰大於斯此祈天永命之三事也昔趙簡子以尹鐸為晉陽鐸請曰將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鐸往損其戶數異時智伯之難卒賴之為安今之有司

臣英曰西山之文爽快俊朗闊中肆外絕無枝蔓之語言理論事皆能切中

知為保障慮者固不乏而繭絲自營者皆是也日者近甸海塘一役𦺇樁篠至十六萬調丁夫至八千人窮瘠之民豈易堪此四方郡國科民出鏹少者日亦千緡江右守臣至有陰增常賦以自潤者久而弗已豈邦本之利哉夫安富䘏貧王者之政也而今郡縣之官往往有疾視富民之意多方破壞不盡不止獨不思富之與貧相須而濟今有餘之家窘於科斂摧於告訐皆蕩然有不自存之態於是賒貸之路窮而貧民益困矣古者君

與民為生故有省耕省斂之政令毋望其能如古也惟民自為生官勿撓之足矣而遠方縣邑至有令民日用錢穀米鹽之數悉書而上之官者其請歷於官也有給歷錢其驗視於官也有繳歷錢瘠民以肥吏大率皆此類也年方屢登變且未作脫有饑儉為慮可勝計耶臣願陛下霈然下詔申飭有司削非法之征徭禁不時之科率以紓民力以阜民生此祈天永命之四事也臣聞式敬由獄者蘇公所以長王國周書立政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

獄以長我王國虐用五刑者苗民所以殄厥世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昔我藝祖皇帝承五季極亂之餘赤子遺民存者什一於是立奏案之法以革藩侯專戮之弊宋祖建隆三年令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不問人命至重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頒折杖之格以除獄官過用之刑宋祖尤注意刑辟嘗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流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定為折杖法以遞減流徙杖笞之刑至仁如天覃及百世列聖因之為法益備急故入之罪寬過失之誅故范祖禹謂國家以仁繼仁哀矜

臣杜訥曰著論剴爽修辭瑩潔

置之陸宣公集中當亦莫辨

於民師用中典為百三十年太平之本陛下天資寬恕同符祖宗好生之德對越無愧而臣區區思所以將順者有三一曰令之理寺實名天獄民有不幸入其地者如赴坑穽其視官吏如畏神鬼非他狴犴比也間者蕃舶之誅株連頗衆幽鬱所感淫雨為菑秋官有陳繼命趣決有以見陛下欽卹之心臣願自今非事體至重毋輕下大理設不獲已猶當限奏當之期嚴枝蔓之禁書曰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周書呂刑篇惟聖明垂意二曰廷尉

天下之平命官設屬宜常參用儒者俾三尺之外得傅以經誼本之人情庶幾漢廷斷獄之意漢時廷臣皆引經斷獄三曰酌情處斷所以重帥權非列城所得用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可行臣觀比來浸相承倣儻或不幸有嗜殺之人操擅誅之柄惟意所欲民奚辜焉願亟制其萌以杜藩鎮之禍三者誠行則上足以承天心下足以拯救民命延洪國脈其在茲乎此祈天永命之五事也國家待遇臣子忠恕為心故有罰辠之科有宥

過之典夫追命居住眡古流放之刑其在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翫令間或舉行誼在懲姦本非獲巳罰當其辠人自無詞側聞剌舉之官或乖審諟奏劾來上未盡至公迺者朝廷蓋嘗原貰一二矣臣願因詔有司博參物論若其倚法牟利贓狀灼然在臣何敢遽議或緣材術短拙措置乖方本無嫚令之心例遭曠職之罰者揆諸人情宜在可貸又郊霈之行令將朞歲湛恩汪濊草木為春而士大夫名麗丹書丹書罪人之書間有未被湔滌

者其間皐緫惡盈名隳節喪清議所棄自無足云若夫情有可矜法所當宥而有司因循未及舉行者願詔憲曹條上之而廟論審裁之非獨恢洪至恩亦以明布大信此祈天永命之六事也昔周至成王天下既極治矣而召公作誥一則曰祈天永命二則曰祈天永命若不能以朝夕安者葢天命靡常聖賢所畏而况今乎然常反覆召誥一篇其綱目不過二事曰敬德曰小民而已葢國之將興不在疆兵豊財而在君德國之將亡不在

分別邪正情狀較然

敵國外患而在民心此呂公所以勤勤於戒王而臣復推演之為陛下告也

直前奏劄 嘉定六年遷起居舍人奏劄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尊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唯恐其君之不受

明御陳仁錫曰諫臣與小人心事一一畫出明快無比

諫為小人者唯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弗容公論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見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憸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

伯敬鍾惺曰葢為君子者一段說得透徹不媿啓沃之臣

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皇甫鎛李逢吉之徒豈必末年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為社稷計其可不致詧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葢為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為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乎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

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酖毒窒絶言路之榛荆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為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㧛徠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天下之士侃然獻議固有疎狂謬戾不切事體沽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為辠其間小人不便或進巧説若景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敕牓朝堂景祐仁宗年號時因韓縝言以范仲淹等朋黨牓戒朝堂有曰憸邪罔上者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梗言路矣而仁宗尋即

悔悟誕降明詔敷求直言召還仲淹竟至大用而慶歷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隂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覬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為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

哲宗初太后召司馬光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

悅者設六語以沮之光具論其情詔改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二宗納奸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為本朝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為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范純仁曰安石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分上書為邪等者蔡京之奸計蔡京定邪上邪中邪下三等以鄧考甫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斥忠賢為偽黨者韓侂冑之狡謀侂冑時以胡紘邵褒然言嚴偽學之禁詔貢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

言昭晰聖鑒以詧羣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已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當獎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絶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瑞日聞尚書君奭篇云我則鳴鳥不聞注鳴鳥鳳也唐李善感上疏極諫時人謂之鳴鳳朝陽而妖狐之音頓息徽宗宣和七年有狐升御座時謂狐邪媚之獸唐楊再思諂佞戴令言賦兩足狐以譏之若蔡京父子王黼等皆狐屬也為徽宗近佞之應若是而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

惟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以人心為格天之本而歸原於公平正大乃入告之嘉謨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理宗既召德秀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奏疏

臣竊惟今日求治之要莫難於得天心亦莫難於收人心然天人非二致也得人斯得天矣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當元祐初二聖臨朝聽政哲宗與太后稱二聖四夷稽首請命西羌夏人降附相尋而黄河北流有復禹舊迹之勢天下曉然知上意與天合蘇軾推明其故以為此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之功也夫無一事不當於天心乃

鹿門茅坤曰疏收人心以得天心處何等詳至

可言順無一事不孚於人心乃可言信令陛下躬親庶政內稟慈謨以時考之甚似元祐而求之於天則震電雨雪繼見於冬春星文變異游形於邇日求之於人則忠義之旅反側未安朝野之民咨歎未息意者朝廷之舉措所以信服乎人心者有未至歟人心之未信此天心之所以未順也夫是是非非之理本諸天道而著在人心不以古今而存亡不以智愚而增損上之所為一與理合則不待教令而自孚上之所為一與理悖則雖

臣照曰天之視聽自民放民心以得天心深識治道原本言皆據理切事洞中機要遠猷長筭經世之才

加刑僇而不服然則今日人心之未信者果安在耶成王之命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見周書君陳篇師衆也虞度也政有當廢當興必出入反復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也

孔子答哀公之問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蓋立政用人未有不參稽公議而能厭服天下者祖宗盛時凡有大政必采羣言太平興國中秦邸之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

趙普 𢙎 盧多遜 兼搆秦王廷美

詔文武王溥等集議之

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之不

可輕也廼者霅川之變眂昔畧同而未聞有參聽於槐棘之下者此人情之所共惑也寳慶元年湖州盜潘壬等謀立濟王竑王聞變匿水竇中盜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其身王遣王元春告於朝而帥州兵討壬斬之史彌遠忌王逼之使縊於州治以疾甍聞降貶為縣公湖州南有霅溪故云霅川康定慶歷閒皆仁宗年號簡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臣吕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之不可輕也初范仲淹獻百官圖斥夷簡遂貶仲淹於外後元昊反夷簡仍薦之往者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今其效亦可覩矣而除目洊敓僉論之不同猶昔也天下之事非一家之

臣乾學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

私其在公朝何惜不與衆共以求至當之歸乎且廟堂之上所以廢僉諧而任獨見者不過惡聞異論而已抑不思事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酌可否而惟是之從事既行而有異論則國體已傷而救無所及朝廷施為動關理亂嘗試之誤豈容數耶臣願自今國有大議陛下虛心於上使羣臣各得盡言於下大臣至公無我而詳擇其中至於簡拔材能以任重任亦必以公論為主此今日收人心之一事也賈誼有言慶賞以勸善刑

人指出收拾人心宏綱鉅目體國之言皆裨實用

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於金石行此之令信於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令之賞罰其未能允愜衆志者毋乃有未適其平者乎夫難平者事也惟任理無情而付輕重於物然後施置得所而人莫得而議焉令有功同而賞異者問之則其厚者必某人之所主也其薄者必孤寒而無援者也又有罪同而罰異者問之則其輕者必某所主也其重者必疎遠而寡與者也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而可使

一毫私意介其間乎諸葛亮偏方之佐爾而其言曰吾心如枰不能為人作輕重故當時之臣有為其廢絀者不惟無怨而且思焉況堂堂天朝誠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平之政則予奪所加誰敢不服惟陛下常存此心而總綱於上大臣常守此道而持衡於下賞一人必使凡為善者勸罰一人則使凡為惡者懲此今日收人心之二事也夫官之失德以寵賂之章其在昔人以為至戒左傳臧哀伯之言也當乾道淳熙間皆孝宗年號有位於朝者以饋遺

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

恬不之怪陸贄有言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

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金璧德宗語陸贄曰若鞭靴之物不必過卻贄對之若此

由今觀之豈止是哉新巧相夸而無窮誅求横出而罔

極於是軍民之膏血竭盡而亾餘矣怨讟繁興日以滋

甚然貴臣邇列非必有利之之心往往藉其名以事侵

刻者大抵皆是利歸私室怨萃公朝抑何便而莫止之

也今誠欲息天下之議惟在朝廷曉然示人以屏絶之

意甚者反其物而皐其人則心迹暴白而假託以自私者不得肆矣正己示儀之方孰先於此仍願斷自聖心誕降明詔以儆中外俾皆滌除貪暴砥礪廉隅恵綏兵民銷弭怨疾此今日收人心之三事也朝廷之規摹欲其廣大不欲其褊狹治世之氣象欲其寛裕而不欲其廹蹙商民之胥動浮言若可忿疾而盤庚方且登進在庭丁寧開曉藹然如家人父子之親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又曰亂罰無罪

臣士奇曰此剴雖專為恩邮濟

王却論及子道家道君道之大昌言崇論照耀千古

殺無辜怨有同是叢於厥身夫以怨詈殺人周公之所畏也獨奈何其輕犯哉曩者以訛言之籍籍於是有譏呵之令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而人愈駭矣傳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自譏呵之令行都城之民揺手相戒有道路以目之風此何等氣象而見於聖明嗣服之初乎夫峻刑而重罰本欲以一衆心而不知人情之疑懼則其心之不一正自此始不惟是也朝廷布羣材於列位夫固賴其言以相正也

而選懦成風精鋭銷耎朝有闕政則拱默弗言而私歎於家朝有過舉則進焉導諛而退竊非議尊君親上人情所同本心昏迷何至於是亦由誘導未至而猜阻先形人思苟容誰敢自竭且自孝宗以來臨御未幾即下求言之詔訪問所逮下至芻蕘令詔旨之頒既徐徐數月之後而僅止官吏罔及士民方明目達聽之初遽示人以弗廣何以昌士氣何以達下情是宜播告雖修而人以虛文視之也今誠欲慰天下之望惟當開廣規摹

昭示德意解煩苛之網闢寬裕之塗而又式循舊典載播綸音章布之徼咸許論事庶幾憂虞者得以自安忠直者得以自奮此今日收人心之四事也古今天下最易失者莫如人心而最易感者亦莫如人心轉移之機殆類反掌令中外恫疑遠近咨怨非大有以慰安之臣恐攜離日甚一或騷動將有不可收拾之憂此羣臣之所共知顧度所惡聞未有以實告於上者爾然臣區區豈欲朝廷專尚姑息苟為噓濡以悅之哉惟公惟平惟

只叙作書大意能以平正勝人

正惟大一循天下之理而不雜以一己之私易之所謂信順者如是而已惟陛下與二三大臣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人之助將有不求而自應者元祐之治豈難致哉意切言狂伏俟威譴

焉

大學衍義序 德秀作大學衍義自爲之序至端平元年召見始上進詔德秀進講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

荆川唐順之曰內聖外王之道盡於大學一書西山衍義發明詳備最於經傳有功醇儒愛君惓惓切至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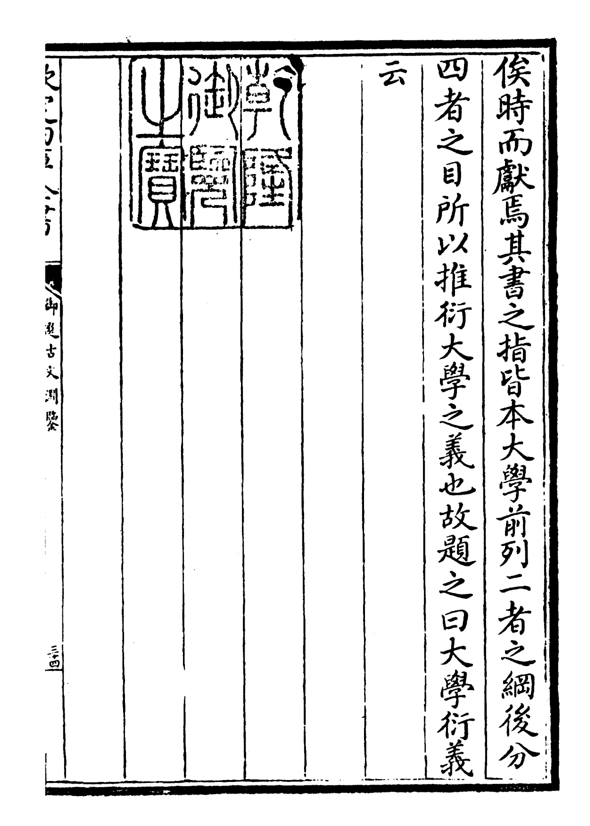
卷三歎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

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㪇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

臣士奇曰大學一書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一語可勒金石德秀衍義丘濬衍義補亦可謂君天下之條目簿籍也

見前聖之規橅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

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敎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鑒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德秀為著作郎兼禮部郎時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德秀自出為山東轉運使凡在外十年又為莫澤朱端常所劾落職罷祠屏居西山迺得䌷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畆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之巾衍以



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御選古文淵鑑卷六十三